

野獸進化論

陳金華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雲林縣斗六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colorful0512@yahoo.com.tw

壹、如果你們是野獸，那我呢？

教職前幾年，帶班像帶兵，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不容許自己教師的威嚴被學生輕易侵犯，即使欣賞課堂上敢跟教師在思維邏輯上衝撞的學生，但畢竟智勇的孩子是少數，於是在高壓教嚴之下，順順利利的帶過低年級、高年級各兩輪，大致上熟悉與低、高年級的應對方式和語言、邏輯。

一直期待著能擔任中年級導師，能圓滿個人的帶班經歷，那一年育嬰假回到工作崗位，終於實現心願，第一次帶傳說中最「輕鬆、宛如天堂」的中年級，但是狀況不太對勁。

這個班級上課時間坐著蠕動、東摸西摸、在地上爬、到處走動、文不對題的回答；下課時間或科任課常常出現言語或肢體衝突、叫囂、愛計較、歸罪他人，同學不會跟老師報告或勸架而是一旁吆喝著看熱鬧，科任課因此被拎回來讓導師處理的孩子不在少數；在衛生整潔上，常出現馬虎、敷衍及逃避責任，連掃把都不會正確拿、洗檯抹布很隨意、喜歡直接拖地而沒有事先掃地，垃圾及廚餘永遠亂丟並且不分類、抬餐桶常玩耍、灑得滿地食物，沒吃完的早餐直接塞書包或抽屜，直至蟑螂跑出來或簿本試卷發霉，這些總總，都影響著孩子的學習。——他們真的是中年級嗎？不只個人懷疑，任教近二十年的科任教師也驚疑。

看著這群孩子，可以感受到他們未經教化的原始本能，像「野獸」一般——充滿

生命力，只求生存、不求其他生命裡的枝微末節。甚麼都不做，只負責幫他們擦屁股的帶班生活可能比較輕鬆、不耗心力吧？但我做不到。在精疲力竭中，我思索著的是該用甚麼策略、尋找甚麼資源來介入，讓這「傳說中天堂、實則地獄」的野獸班級進化？

貳、野獸般，野獸班

一開始，個人使用一貫的教育老方法——對他們嚴格、兇悍，在班級規矩快建立起來的一刻，總是會有人去打破、挑戰，慢慢地，其中有兩位「野獸」的反應非常特別令人頭痛，引起全校師生的關注——一位「野獸」常在上課會發出怪聲，旁若無人地玩起筆尺，講訴一般人會難受流淚的感人事蹟他卻是呵呵大笑，每逢科任課時會打架並且衝出教室不見人影、刻意躲藏，訓誨時會莫名眼眶泛紅、流下眼淚、眼神失焦，然後，情緒爆炸——尖叫、狂吼、大哭、摔東西；另一位則是在學習上出現很大的障礙，他不會拼音，低年級教過的國字多數不認得，作業當然無法完成，偷竊、說謊、上課時間手總是不停的拆解、破壞所能觸及的學用品，若予以指責或受委屈還會出現自我傷害的反應，諸如拿筆尖猛力戳刺自己手背、用後腦勺或前額用力撞牆撞門板，握拳捶打樹幹、用手背使勁摩擦水泥階梯尖角直至破皮流血。他們不痛嗎？宛如野獸般的生命力與超直接、滿溢的負面情緒能量值每每令我驚奇，但也心痛，親愛的孩子是經歷了甚麼，才會讓自己像野獸般隨時在生死交接的戰鬥狀態呢？

參、原來是受傷的野獸

一、為野獸找方法

由於低年級也曾同班過，其他孩子們對這兩位孩子的表現，除了習以為常，也夾帶「異端」狹見，加之以初始，個人認為情緒爆炸的野獸是被寵壞或學壞，試探教師底線並企圖以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方式勒索、逼迫大人退讓，因此個人非常堅持原則，冷言嚴詞要他停下哭鬧吼叫，沒多久個人就發現：導師的不包容，會引導其他同

學也缺乏包容——在這位孩子情緒爆炸時，同學總在旁冷言冷語：「才這麼點小事發甚麼神經啊？」、「老師，他發瘋了！」、「他有病吧！」這些批評、訕笑宛如火上澆油，引發這位孩子更崩潰、出現更嚴重的情緒化行為，從一開始的情緒宣洩轉為企圖破壞物品並高舉書包、桌、椅試圖攻擊別人。

每當事後他冷靜下來，我帶去隱私空間一對一進行「美其名為輔導、實則為訓導」的晤談，釐清孩子價值觀、了解孩子意圖，要孩子做出一個又一個虛假承諾，要他懂事，但後來個人發現：此路不通。這種作為不僅沒解決孩子真正的問題，更衍生出孩子「不遵守承諾」的問題與挫敗感，孩子在這過程中沒有被理解，只有被要求壓抑與成長，孩子不知道自己發生甚麼事，身為導師的我更不知道他究竟怎麼了。

我很快就承認這種作為的失敗，一邊疑惑自己是否離開工作崗位太久生疏了，一邊決定為孩子找方法，讓孩子活得更舒心、回到軌道上。於是我再一次回校園選修輔導學分，企圖從書本與同儕及教授的交流之中找到幫助孩子的方法。我找上曾經帶過他們的低年級老師溝通，了解孩子曾經發生的情緒狀況與教師因應處理方式，再與安親班老師老師接觸，了解孩子在安親班的另一個模樣，最後找家長溝通、了解孩子在家的行為與情緒狀況，同時也請益資源班老師特教專業的建議與看法，擬定策略後再與科任老師溝通如何對待這個班級。我知道自己遇上問題了，我要解決問題，而不是被問題解決。

二、蒐集資訊，尋求專業協助

科任老師向身為導師的我搖頭：「很奇怪，你們班明明是三年級，行為怎會比幼稚園中班還不如？」，另一位科任教師：「每天早上只要想到當天要上你們班的課，我就頭痛、害怕，不想上班」，我接受這些陳述，也處理無數次我的班級在科任課時的突發狀況，觀察並輔導孩子一年，這一年中嘗試許多教學方法並依狀況彈性調整班級經營制度與作業量——這對以前的我是很艱難的事情，因為以前的我力求「公平」，認為

「孩子要努力適應班級、適應教師，而不是教師適應孩子」。

但當面對一群野獸，誰都再也當不了帶兵的「軍官」，你必須放下許多過往放不下的教師尊嚴，蹲下來與孩子們平視，顧不得雙重身分的困境以兼輔教師身分和孩子晤談，一一留下輔導與觀察紀錄，每一次都讓我更確定，孩子是有狀況的，是需要資源介入的，但是家長一開始並不認同——孩子在家不曾出現過學校老師所說的情緒行為反應——家長因此沒有積極作為，個人也能理解家長的反應，一年努力和家長溝通，讓家長感受到導師並非「排斥孩子」，而是要「幫助孩子」，最後終於說服陪同家長帶孩子前往醫院，經過一連串鑑定評估，確認孩子需要額外的協助。

原來孩子因為一些奇怪的原因而悲傷、因為再正常不過的要求而崩潰憤怒、孩子渙散的眼神、孩子的自我傷害，都是一種求救訊號！一個是受重傷、一直無法復原的野獸，一個是藉由一直讓自己受傷來平衡自己的野獸。為了活下去，孩子們不斷如野獸般掙扎、哀嚎。然而，身為教師、身為陪伴孩子成長的人，非得要經過醫師的專業才能確定孩子在心靈上所受的「傷」，一方面覺得愧疚，一方面更是心疼。

肆、即使是野獸，我也愛你

一、有原則的愛

在尚未就醫知曉孩子是因創傷引起的壓力症候群，其實，個人已經選擇改變——「嚴格壓抑」無法讓他們自制，那就去「愛」他們——我選擇包容孩子發洩情緒，接納孩子的情緒，但在其中委婉引導正確發洩、堅持不能破壞與攻擊，當出現攻擊行為，我懂得溫柔提醒以免引發他更大情緒，我會不慍不怒、溫柔、堅定的抓住他高舉的桌椅，告訴他：「不行，我允許你暫時發洩，但我不允許你傷害自己或別人。」

當上課了他卻因為還沒玩夠而鬧脾氣不願意拿出課本上課時，我不會覺得不受尊重、喝斥著要他立刻拿出課本來，我懂得溫柔堅定地請他「整理好情緒、準備好上課

後，自行將課本拿出來」，我告訴他：「沒關係，我們會等你，老師會尊重你，請你也要慢慢學習尊重老師、跟上大家。」幾分鐘後，壞情緒走開，當他拿出課本時，我也不會忘記鼓勵他：「很好，謝謝你拿出課本來跟上大家，我看見你的努力，你很棒。」

當同學試圖主動展現友好，要指導他整理或功課，他卻對同儕猛然無緣由地怒目相向、破口大罵時，我不急著指責他忘恩負義、莫名其妙，而是暫時當作沒看見他發脾氣，先安撫同學受傷的心理，引導同學們體諒，並稱讚同學的友好與熱心，待這位孩子冷靜之後，再邀請他過來身旁，私下協助他釐清並說出自己突然脾氣大發的原因，再引導他練習更迷人的表達，讓幫助者與受幫助者彼此調整更舒服的助人與被助姿態。

當他在校園奔走躲藏的時候，我不再急著要求他停下來，我會緩緩跟上他，保持舒服的距離安撫：「我知道你不想要有人跟著你，其實我也不喜歡跟著你，但你是我的學生而且我很重視你，你在學校的時間裡，我有責任要確保你的安全，我不會逼你，我在這邊等你，如果你冷靜了，願意回教室了，我們再一起回去。」即使他常像野獸般再度逃開，我會堅定的再度尋找，我必須讓孩子知道我不會放棄。這個過程裡，其實孩子除了需要時間、空間平復情緒，同時也透過這個動作在確認老師對自己的愛、在弭平自己兒時的創傷。

伍、老師也是凡人

一、緊繃度日

我害怕自己受傷，怕他讓其他孩子受傷，也怕他自己受傷，每每孩子陷入情緒風暴，我全身寒毛都戒備、緊張，讓我腎上腺素賁張著堅持下去的是，我清楚地知道孩子需要我，而我願意接納他、理解他、包容他、愛他，我要他知道：「不論你是怎樣的孩子，你都值得被愛」。我必須與這一些野獸對峙著、攤開自己的真心，給野獸們檢查、確認，每靠近一步，是那麼的驚險且耗費心力，那些日子我就在那無止盡的拉扯、躲藏、尖叫、虛脫中度過。

二、莫名的堅持

在與孩子的你追我逃、你躲我找中，常感到無力與孤立無援，不知道好好的課堂不上，在這裡玩躲貓貓是在幹甚麼？有時候也會質疑這些野獸一直在挑戰我的底線，自己是否太退讓？明明是教師，我卻更常覺得我是馴獸師，因為我教的不是「普通孩子」，而是眼前張牙舞爪的「受傷的野獸」。

那些日子裡，我不停地思考：「甚麼是教師？如果孩子們不信任老師，不能在教室裡自在、安定，他能學甚麼？身為教師的我，還能教甚麼？如果因為一個孩子讓老師困擾，於是老師選擇把他推出教室外、排除在班級之外忽視他，那麼其他孩子們從老師的作為與態度中學到的會是甚麼？排斥與拒絕？而那是老師想要帶給孩子們的嗎？」因著這樣的思維，我堅持著讓自己去愛、去包容、去理解、去接納。

陸、我需要你們的進化

在我課餘處理特殊孩子時，被我忽略的其他孩子，總令我感到抱歉，而我也總是在事後對他們坦誠我的心情，希望他們能體諒，我清楚的知道我還有其他孩子要照顧、領導，這當中還不乏幾隻不時會作怪的小野獸——不太理會老師的傲嬌孩子、操弄他人霸凌的孩子、都是別人錯的孩子、懶惰說謊的孩子、學障的孩子、害怕被拋棄需要母愛的孩子、過度早熟的孩子……。

很微妙的是，一開始我嚴格、一視同仁的態度，讓孩子們對於那些常有狀況的野獸也就特別的排斥、質疑、計較、在乎，他們總是關注他們又做錯了甚麼，計較我的處置公平與否；後來我改變態度，我發現孩子們也跟著改變，變得跟我一樣包容，跟我一樣視作當然，跟我一樣願意付出，當我告訴孩子們：「老師需要你們的幫助，他們也需要你們的幫助。」全班漸漸凝聚了向心力，在我的指導下，創傷力壓症候群的孩子情緒爆炸衝出去的時候，班上會有兩名孩子出動，一名是遠距離跟著、陪伴他，在他停下腳步找到躲藏點時趁機向師長回報位置，另一名則是出動去處室尋求行政人力

支援。

孩子們後期甚至還進化到完全不須我的口令，在野獸情緒爆炸的時候，全部主動動員，關上門窗、搬了桌椅擋住門、拉下窗簾、全部的人以野獸為中心自動搬開自己的桌椅，甚至還有人跳腳著要開門衝出去搬救兵，我永遠記著那暖心的一天，不顧正在情緒爆炸的野獸，我瞪眼看著全班極具效率的防備動作，瞬間噴笑出來，真的無法置信孩子們瞬間的進化改變，事後孩子們告訴我：搬桌椅擋住門是怕他衝出去老師會追得很累；拉下窗簾是怕旁邊的低年級經過看到他發飆會嚇到，傳出不好聽的話；搬開桌椅是怕他拿來傷害自己或別人。當時我給予這個班級所有孩子滿滿的稱讚，稱讚他們的成長與體貼。我滿滿的感動，這些曾經被大家當作是野獸的孩子，在導師疲於奔命的非常時期，變成了天使。

從那主動有作為的一天起，班上的氛圍明顯改變。那一個學期，孩子們參加品格學院後，品格學院的老師們給我這樣的回饋：「我們這些年來，接觸過上千位孩子，其中不乏像您班上這樣特殊的孩子，但像老師您的班級孩子們這樣包容、接納班上特殊孩子的很少，多數我們看到的是對特殊孩子的排斥、厭惡、忽視、冷漠甚或是敵意，可是，在老師您班級孩子的身上，我們看見『愛的痕跡』。」短短的幾日接觸，學院老師卻是觀察、感受的深刻，這番話是對我和孩子們莫大的肯定，如果孩子們身上有愛的痕跡，那表示，他們確實從野獸進化成人了，不再是我個人自我感覺良好，他們的進化確實被看見了。而我也是，我身上也有這些孩子們因為愛我的痕跡，我也因為這愛而進化了。

柒、已經被療癒的野獸

記得有一次我對情緒爆炸中的他溫柔安撫：「沒關係，把你的痛發洩出來吧，哭吧，老師在這裡陪你。」兩週後這孩子對我說：「老師，我在哭的時候，妳不要再對我說沒關係，要我哭出來了。」這孩子第一次這樣對我要求，我傻愣了。

當我問及原因，看到孩子羞赧的表情後，立馬意識到：這孩子已經想要改變了。那些受傷的情緒已在那無止盡的拉扯當中被老師們、被同儕們的包容給療癒了，他不想再情緒爆炸、哭喊個沒停，現在他想做的事情是學習自我控制，所以他提出來的要求是要我幫助，別再包容他宣洩情緒。

我深深地看著他，摸摸他的頭：「那麼你希望我怎麼做呢？」他說：「妳就在旁邊看著就好了，我會自己好的。」他堅定地對著我笑，我也回之以微笑。

野獸想要進化了，我可以不必再當馴獸師了。即使我知道這並不是他說要做就能立馬做到，但，這是一個我們走了好遙遠才抵達的里程碑。至於另一隻特別令人頭痛、常自我傷害的野獸，又是另一段很長的故事了。

爾後我們才知道，那些令人困擾的任何孩子，都有自己的傷口，那些令人頭痛、憤怒的行為表現，其實都在哭訴著他們沒有遭受到合理對待、妥善照顧，沒有好好被愛、被妥善照顧的孩子，因為無法像能言善道、理智且能敏於自我覺察的大人一樣好好表達自己「怎麼了」，於是他們只能表現得像隻受傷的野獸一樣。

下次，如果又遇見野獸，別急著用言語去攻擊、評價他，請以有原則的愛去包容、接納與理解，把他們視作「人」吧！當他感受到您的接納、您的理解、您的包容，即使在他的幼年、在他的原生家庭受過莫大的傷害，也能因著您的接納、理解與包容而慢慢被您與同儕的愛療癒，即使過程很煎熬、緩慢，但他們會從野獸慢慢進化的。